

敬業堂詩集

冊一

卷之四

敬業堂詩集

四倍補要

四部備要

集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原刻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達總勘

杭縣

高時顯輯校

杭縣

吳汝霖監造

丁輔之監造

原序

老友海昌陸先生辛齋嘗攜其愛壻查夏重詞一卷見示且曰此子名譽未成冀先生少假借之弁以數語其時余官曹署冗俗碌碌未及爲也及余轉官司成則夏重與其弟德尹後先入成均余乃得以一日之長臨之德尹旋與友人入粵而夏重肄業橋門離經鼓篋魚魚雅雅弱不勝衣近是黃叔度一流乃其詩若文則又滂葩稟兀奔發卓犖蛟龍翔而虎鳳躍今之詩人或未之能先也然且深情獨寫孤韻一往令人諷詠徘徊而不能已蓋夏重旣辛齋玉潤且爲吾友勉齋黃門猶子仍世通顯胚胎濡染昔人有云半千孫固應爾姚江黃晦木先生常題目其詩比之劍南余謂以近體論劍南奇創之才夏重或遜其雄夏重綿至之思劍南亦未之過當與古人爭勝毫釐若五七言古體劍南不甚留意而夏重麗藻絡繹宮商抗墜往往有陳後山元遺山風後山凌厲峭直力追絕險遺山矜麗頓挫雅極波瀾吾未敢謂夏重所詣便駕前賢然使起放翁後山遺山諸公於今日夏重操螯弧以陪敦槃亦未肯自安魯鄭之賦也且夏

重學有本根斷斷自愛子瞻曰一時文人如魯直補之無已文潛少游吾未嘗以師資自處皆以朋友待之而吾乃以一日之長臨夏重乎顧屈指同學其才可到昔賢者正復無幾蘇門諸君子與放翁後山遺山皆名節自持凜凜有國士風蓋有重於詩文者而詩文益重吾方處夏重於諸公之間正以其詩而又不取限之於詩也去冬余奉使南海夏重操長歌送行且以詩集序見屬歸而夏重慎旃二集已哀然成卷帙矣余旣已諾昨者之請重憶辛齋疇昔之言時已臥病請假匆匆戒道尪驢在側僕夫俶裝援筆以完宿約蓋於夏重與夏重之詩皆有不能自己於言者夏重其益勉之異日相見其必有更進乎此者矣

濟南王士禛序

己未春余奉命撫黔陽而同邑查子夏重短衣挾策自吳涉楚追及之於荆江夢渚之間其時疆場未啓豺虎塞塗余提戈束馬自銅仁間道崎嶇谿谷崖箐孤軍轉戰一旅深入帳下健兒能從者不過數十人而夏重獨慷慨與俱經年而後抵貴治相與仰視飛鳶俛蹈荆棘烽火晝紅簫笳夜咽未嘗一日不同

之也軍府初開書檄旁午調遣徵發將伯助余倉卒肆應又兩年始定夏重則去余歸里往謁其觀察世父於鄱江焉夫以白面書生年未及壯弱不勝衣骨稜稜出衣表乃能骭髀自喜如此則已齷齪豎儒異矣顧復戎旅之頃不廢吟嘯握槊賦詩磨盾草檄軍中有傳修期旣隱若敵國兼得陶寫歲月瘴雲如墨毒草搖風以賦詠當悲歌浣花工部不履行行間淮蔡軍諮羌無篇什庶幾小益之戎裝競傳劍南之詩句藻采橫飛綺思豔發抑又多焉何其壯也今年夏重入游太學而余適膺 召命歸佐夏官因復留之邸舍夏重乃哀其行旅之詩梓之問世其豫章之吟別爲一集題曰慎旃蓋取詩人行役之義且屬余爲弁語夫詩人有言維予與汝往者貴竹之日余與夏重真同蜚駟回首蠻烟驚心駭魄歷歷如在目睫序夏重之詩非余又誰屬也因爲纂述舊遊書之卷首若夫齊紈未貴菱歌萬金夏重業已狎主齊盟又無埃余稱說矣同里楊雍建序余賣藥海昌查子夏重屢有詩疇和尋其佳處真有步武分司追蹤劍南之堂奧者夫今人卒業兔園孰不以風流自命左揆右攜東綆西緝都欲駁正李杜

之瑕璽元白之卑弱爲漢爲魏爲陶爲謝目空千古苟從旁細覈正如揚灰萬斛求半銖銅鐵且不可得況於金乎此所以深歎於才難也夏重視彼猶孤鳳獨鶴翱翔於百鳥雞羣中可謂橫絕一時者矣復能謙退以好善微特不敢輕議古人抑有味乎水樂樵歌俱將引爲筆墨之助此非取法淺陋也惟其知作者苦心一字一句莫不有深意於其間若屬目龕浮矢口妄論真耳食吠聲徒作撼樹蚍蜉爾夏重是編自己未至壬戌四年間水陸萬里往來楚黔之什山川詭變與江浙殊絕苗蠻風俗與鄉土迥判加以亂離兵革之慘饑荒焚掠之餘天寶詩人所不及覩投荒遷客所未曾歷者聚斂筆端供其驅使寧樊籬鷄雀可望其項背哉吾因是而更有慨焉使夏重據龍山之田數頃桑柘茂谿池有魚園有果牛宮豕柵靜謐於先人之舊廬兄弟相爲師友必沈酣經史守先以傳後無疑也乃歷鹿舟車蹭蹬亭臯卽耳目之聰明足發其誕幻然於青燈四庫不能無夢寐焉雖然麻姑年少將見蓬萊揚塵不難返海外之逸書使歸學宮搜龍宮之祕圖傳諸人間斯蠹粉陳言又奚足云剡中老友黃宗炎纂

夏重自黔歸哀其三年往反道路之詩自題曰慎旃集吾友黃晦木先生喜而序之爲獎許其所已至而勉惜其所未至晦木夏重尊人逸遠畏友憫然以古道自處夏重旣拜而登之集矣今年余偶來燕臺夏重方客燕未返其同學友人欲梓其集燕中乃過余而請曰小子不幸早失怙恃舍其先人之廬奔走四方冀以續食晦木先生所云青燈四庫杳然夢寐斯集所留與嶺猿瘴鳥相爲和答勞者易歌不自知其言之長也然而山川登涉動魄驚心追思昨夢讀之而怵怵心悸不欲便付摧燒姑應友人之請丈人亦有以終進之乎余應之曰子之詩自附於陟岵詩人之義夫亦知詩人之根抵乎夫陟岵之詩人疲勞困頓晨夕不遑而於父母兄弟三致思焉忠孝悱惻之懷詠歎淫佚而不能自己此固風雅之本原而非流俗之詠唱也今之稱詩者挾持唐宋頌酒爭長各爲門戶余竊以爲皆非也夫詩何分唐宋亦別其雅俗而已古之詩人其志潔其行芳自託於芝蘭芳草而絕遠蕭艾故雖至坎壈失職卻曲於傾軋駭駟之途而耿介特立終不移於穢俗以此求之陶彭澤杜浣花之流操持卓犖磊砢傲

兀凜凜皆有國士風故其爲詩迥然自遠於俗卽白分司諷諭閑適諸篇言近指遠一唱三嘆真得風人之遺與元亮子美同其根抵而不知者妄謂之俗嗚呼耳食拘墟之徒又豈足與論六義之旨趣乎夏重稟承庭訓濡染家學反覆四始之際旣已有年一旦遠涉江湖崎嶇貴竹發而爲詩依然陟岵之思晦木老友以爲上武分司而下追射的一言爲智知其不輕借游揚也且晦木以父執登堂門庭無恙牛宮豕欄橘園魚陂俛仰流連乃更以青燈四庫欲廣夏重之意夫亦以先人手澤存於縹緗卷帙間冀使無忘其根抵爾夏重勉之歲月易遷盛年不再計夏重挾策遠遊之年正與余抱痾焚研之歲等雙丸轉轂余已素髮被領老大空悲了無可紀夏重詩已見許前輩春華之藻恃本根之不拔耳根之盛者其枝幹日益繁慎旃之詩夏重之本末存焉無俟訪逸冊而搜祕圖益保其陟岵之思而已輒以此勉夏重且請更質諸晦木冰叟陸嘉淑序慎旃二集者吾友查子夏重遊豫章之詩也初查子自己未遊黔至壬戌而歸名其詩曰慎旃集今自癸亥遊豫章至甲子而歸復名其詩曰慎旃二集蓋皆

取孝子行役不忘其親之義也嗟乎查子乎遊乎而欲慎旃乎古昔盛時民有恆產士有常糈負耒橫經溫清定省安所事遊其偶有遊者不過賢勞王事耳故孝子行役而得以慎旃自勉至春秋戰國之世而士以遊名朝秦暮楚已有不遑言慎者矣然孔子曰遊必有方孟子曰人知之亦囂囂人不知亦囂囂則是遊亦未嘗不得慎也天變人窮最困者莫如四民之首饑來驅我急何能擇其尙能有方乎曳裾無門投筆安往其尙能囂囂乎於此之時而欲慎旃難矣且夫查子之遊豫章也鄱陽之險不若洞庭之惡也洪都之近不若鬼方之遠也六月之暫不若數載之久也舊遊詞客往還唱和之樂不若蠻獠寇賊戰爭殺戮之慘也較之遊黔之役又似可以無慎而查子慕親之誠守身之孝每念不忘用名其集余於是而歎陟岵詩人何代蔑有決不得以古今時地限也世衰學喪風雅道淪言宋言唐言魏言漢紛紛聚訟之徒類皆飲潘拾唾正如家僮路乞各張勢豪所有以相矜詡而不自知其妻孥安在彼豈不聞虞廷言志之說哉勢利薰溺情性銷亡隻句單詞譁世取寵自謂言志而其實無志之可

言也得查子慎旃之意而振之登山臨水感時詠物吊往驚離無往而非不忘其親之心所寓楊用修謂詩須有爲而作蓋自三百篇而降屈大夫陶彭澤杜工部千古俱有同旨寧謂風雅一道不可自此而復續乎彼區區以韓歐蘇陸之間擬之者猶皮相矣余病留京邸因懷謁岵之望不欲受人牢籠間或自鳴其酸苦遇塵堆糞壤之人輒祕不使見唯查子與一二故交至始出與誦之暑退秋來襍被南返查子過別索序此編長吟低諷慨然喜其與余有合也易曰同聲相應余其能無言哉同學弟鄭梁題於燕京旅次

敬業堂詩集序

夏重之重于人與人之重夏重者豈獨以詩哉其在家庭也愉婉承歡善繼其尊人逸遠先生之志與諸第一堂師友砥行立名至于義方垂訓慈而彌嚴長若幼皆能自樹立倡隨之誼食貧相莊悼亡一賦終其身不再娶其飭躬于內也如此其立朝也著作承明出入

禁闥者十年

天子嘉其勤慎卿尹服其恬雅年甫六十四遽移疾還家其於進退之際又如
此則夏重之足重于人與人之重夏重者固自有在不獨以詩也明矣即
論其詩亦恢之以學問深之以涵養且歷覽宇內之名山巨川以達其氣
裕其神而擴其耳目之聞見即物寫懷皆其忠孝友愛至性至情之所蘊
蓄而流露初非規規焉爭能于聲律字句間也平生所作不下萬首今手
自刪定起己未迄戊戌凡四十八卷取隨

駕山莊時

御書賜額名曰敬業堂集乞余一言弁首藏諸家余與夏重生同里重以昏姻
晚又出余門下自其少時伏處海濱迄三十歲以後游學京師歷仕歸田
數十年如一日世之知夏重者孰余若遂不辭而爲之序修陶菴先生夏
重舉京兆時同年友也既而同直

內廷晨夕數年塤箎唱和儕輩皆一時之選而其伏膺者惟夏重一人丙申
冬出撫東粵夏重走訪之臨別捐俸囑刻其詩以問世是夏重之見重于
陶菴與陶菴之重夏重者跡雖重其詩實不獨以詩重也世之讀夏重詩
者以衰朽或不足信請試質之陶菴先生

康熙五十八年己亥秋七月朔洛溪衰朽許汝霖序

敬業堂詩集總目

第一卷

慎旃集上 古今體詩八十五首

第二卷

慎旃集中 古今體詩九十一首

第三卷

慎旃集下 古今體詩七十七首

第四卷

遄歸集 古今體詩九十一首

西江集 古今體詩八十四首

第五卷

踰淮集 古今體詩五十九首

第六卷

假館集上 古今體詩六十四首

第七卷

假館集下 古今體詩六十九首

第八卷

人海集 古今體詩八十九首

第九卷

春帆集 古今體詩六十六首

第十卷

獨吟集 古今體詩七十六首

第十一卷

竿木集 古今體詩五十五首

題壁集 古今體詩六十首

第十二卷

橘社集 古今體詩六十四首

第十三卷

勸酬集 古今體詩九十三首

第十四卷

愔城集 古今體詩九十一首

第十五卷

雲霧窟集 古今體詩七十三首

第十六卷

客船集 古今體詩二十九首

並轡集 古今體詩四十三首

第十七卷

冗寄集 古今體詩六十三首

第十八卷